

家庭·广瑞路

人间最美的景色

| 一鸿 文 |

每逢清明扫墓,便是亲人团聚的时候。不管远近,大多挤出时间赶来,给故人先辈尽一份心。父亲兄弟四人,母亲兄弟姐妹七人,人丁兴旺大家族,全到齐的话队伍很是壮观,而且关系融洽,左邻右舍都很羡慕。七大姑八大姨的,如今独生子女家庭难以想象,都不知道怎么称呼!去年因为疫情,无法集体扫墓;今年有序可控,大家补上祭祖。先人已逝,心存缅怀;生者足惜,更在乎相聚。一代一代地接力,既是生命延续,也属于礼与道的传递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,这回天气晴好,春和景明。表哥表嫂特意邀请长辈们到融创新家做客,认认门,吃个饭。表哥从机关下海,夫妻两人头脑灵活,善于捕捉商机,这些年还经常换房搬家,也让大家多了串门碰头的机会。两桌人坐下来,三位舅舅勇不减当年,一一倒上“口子窖”,表哥陪伴。舅舅们几乎天天咪咪小酒,喜欢喝,喝得下,既是生活习惯,也说明健康。大舅一天两顿,喝点黄酒,趁舅妈不在,就多倒一点。而大舅妈怕老伴喝多了,有时偷偷在酒里掺点水。无锡老话说“外甥不出舅家门”,很多人说我长得像舅舅。不仅是长相,我和表哥都爱吃肥肉,看见蹄膀就欢喜,这很像舅舅们,可惜我喝酒不像,四位舅舅个个好酒量。三代人欢聚一堂,其乐融融。看着长辈轻松喝酒,开怀交谈,更觉温暖与欣慰。

大舅年少爱读书,人家玩乐他啃单词,功夫不负有心人,考上上海外国语学院,成为一名外交官,常驻国外。他是一家的骄傲,小辈学习的榜样。贾母一般掌管大家庭的外婆,感觉大舅长年在外,照顾不上家庭和两个儿子,让他回国,在北京还觉得远,又调到南京。我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,常去舅舅家改善伙食。舅舅还给我一辆28寸凤凰牌自行车,橄榄绿,是上世纪80年代回国时用外汇券买的,十年后依然完好!我得以比很多同学先一步游走在金陵怀古中。毕业本来可以留校,母亲说:“大舅一家,逢年过节还不都回来啊。”这坚定了我回锡工作的选择,少无大志,不愿远离父母。

大舅舅的孙女,在澳大利亚读完研究生就业,取得了澳洲绿卡,又回上海普华永道工作。某一回偶遇美国小伙,远嫁异国他乡爱荷华州。

2019年底表哥赴美探亲,却不想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让他滞留无法回国。牛年春节前,好不容易转道旧金山回来,还隔离一个月。回想在美的日子,表哥说真有点冷清无聊,毕竟文化和生活存在差异,没有语言交流的便利和社交圈的互动,很是不习惯。以前想老了去美国随女儿生活,现在觉得不大现实,有点后悔放飞女儿。确实,选择在哪里生活、过什么样的生活,是个很现实的问题。远隔千山万水,虽然天天可以视频,但终究不是身边。父子女女一场,相伴才有多长?我常常庆幸,回无锡工作,就在父母身边方便照护,也不失亲朋好友,是个明智的选择。人的成功,有很多定义。工作顺利,身体健康,家庭和睦,何尝不是成功?一场疫情,让很多家长与子女,选择了回国工作与生活。这不,要看哪个人,想去就去;哪家有啥事,想聚就聚。走东走西,也很便捷。父母家后一条巷,是伯父叔叔家;南面隔河相望,就是三舅小舅和二姨家,父母亲基本每天都要走动,来来回回,既密切了亲情,也锻炼了身体。

大伙吃好饭,意犹未尽,有人出主意去太湖大堤走走,反正很近。春光明媚,黄莺出谷,紫燕来巢,谁愿辜负大好时光?这惠风和畅,早已让人脚痒欲出。驱车十分钟就到,只见路边早已排满了车辆,绿草地上散落着不少帐篷,蓝天白云下飘着形态各异的风筝,小池塘边有人持竿垂钓……湿地公园,真正成为人们的乐园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整个一幅热闹的春游景象!站在太湖边,远眺前方湖光山色,船影点点,苏州隔水可望。我一辈,陪着上一辈,带着下一代,沐浴阳光春风,感受着天高云淡,山清水秀。长辈们相互搀扶着,聊着天,走路还算轻盈,阳光里精神更显健硕。表姐和我,看老人身体健康,我们也安心啊!我说:“所以鼓励孩子经常去看望爷爷奶奶,他们开心,心情好身体也好,我也省心放心,这也是孝。”

我提议给长辈们拍照,毕竟这么多人同来游玩非常难得,何不留下珍贵影像。每一张照片,都记录着亲人团聚;每一张笑脸,承载着欢乐温馨。虽然长辈们头发白了,肌肤皱了,脚步慢了,我们也不再年轻,不复少年,但都洋溢着幸福,享受着快乐。这何尝不是人间最美的景色?

情趣·健康桥

春乱阳台

| 吴云仙 文 |

春天是井然有序的,怎么会乱呢?可我家的阳台“等闲识得东风面”,那东风一吹拂呀,忽然就乱了套,我出门才几天,回家一看,那阳台竟然像个春眠不觉晓、钗横鬓乱的美人儿,实在难以形描,却让人怦然心动啊。

以春色喻美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,但要让美人出落得青春妩媚必得花费精力和心血。美人是需要养成的,需积累、滋润和修养,我忽然想起了其实春色也是需要储蓄的呢,而且是个耐心细致的储蓄。譬如说我家的阳台,虽然也有东风,却春色稀薄,辜负了浩荡东风,辜负了如期而至的春天。因此我铆足了劲、耐足了心开始在阳台上储蓄春色。

我在阳台储蓄春色,是从不断买花栽花开始的。以前总买插在花瓶里的鲜花,光鲜亮丽三五天后逐渐零落凋谢,甚感遗憾与可惜,心情也会随之黯然。在我不断欢喜与黯然后,便寻思着怎么能让花儿们活得健康长寿些,能让我的阳台四季有春色。于是,我一有机会就到花卉市场闲逛,淘花淘草,淘到喜欢的花卉盆景买回来细心栽养,日积月累,家里花花草草自然储蓄了不少。每次有客来访,我会把阳台的花草搬到客厅的茶几、书架上精心布置,开花的与不开花的、颜色娇艳与淡雅的植物交错摆放,直到自己看着舒心满意为止。

曾有客人说来我家阳台像是到了花园。

每年亲家或朋友喊吃年夜饭,感觉送那些保健品没意思,送水果也没新鲜感,又不想空手而去,我就会去采购些喜庆易养的盆栽带去,经济又实惠,相互间还没压力,皆大欢喜,其乐融融。当然送这些也要看对方喜好,若有人花粉过敏就不宜相送。我为自己储蓄着春天,也把春天带给身

边的人。彼此沐浴着春色,心里总是春意盎然。

门前的高铁在时光里穿梭,日复一日,不知疲倦。它驮走了深冬冰凉的风,也捎来了早春明媚的信。阳台上的花草们接到信就开始有些不安分了,她们春心荡漾,蕴藏了一年的能量,都想在此刻得到释放,也想给我最高的“利息”——那盆养了几年的瑞香,墨绿厚实的叶片镶着金边,承托的花苞渐渐鼓胀,直至撕裂绽放,朵朵紫色小花缀满枝头,袅袅花香入心入肺亦入神,常常让我驻足花前深呼吸。蟹爪兰、长寿花、杜鹃花次第开放,她们标致细嫩,亭亭玉立,在阳光里快活自由,尽显妖娆……

然而最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小菜园——盆栽的一丛青菜,几日酥雨滋润加上暖阳抚慰,她们便乱了心性,疯狂而长,甚至没来得及看见她们长苔孕育花苞,乱花杂放蓬勃,一下就迷了我眼,春色便乱了我的阳台。这是我从妈妈菜园里取的泥土、妈妈家里拿的菜籽栽种的呀,因只有一丛,只够我一筷子享受,我便谑称其为“一筷子菜园”。这“一筷子菜园”完全不守规矩、不循章法,密匝匝、乱纷纷地肆意开放,金黄的菜花在微风里摇曳,她们一节一节地往上生长,早开的花已结成籽的模样,枝干顶头的花还在不依不饶地往上长着开着,雨后的花瓣随风而去,把春天零零落落洒在了人间。勤劳的小蜜蜂来了,在花间游弋,薄薄的羽翼在阳光下透着亮,嗡嗡作响,它们在奏着春天美妙的旋律。花香偷偷地从阳台钻进我的房间,惊醒了我的梦。

我和朋友说我睡在油菜花香里,朋友打趣说我的菜园是种在床底下的。其实我种的不是花草,是春天,此刻,我的阳台被春天打乱了。

忆旧·古运河

棉花田里的声音

| 丁康权 文 |

长棉花的如东农场养育了我,在没有巧克力、“娃哈哈”的日子里,唯一能够与城市沟通的,就是一个又大又方的红灯牌收音机。它是父亲省吃俭用在一个月只有23元工资的年代,托一位炊事员从大城市上海特意买回来的。

左邻右舍的小孩都来我家看新鲜,我激动得两夜没有睡着。特地用皮壳子包好,不允许弟弟乱动乱摸。小学二年级的我,第一次知道外面有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

农场是专门种植棉花的。每次在田里拾棉花,我便将红灯牌收音机放在一只小书包里,一边拾着棉花一边旋转频道,也许是便宜货,性能不怎么好,只能收听到中央台、上海台,江苏台有时还收不到。在收听过程中,一天里最难熬的是下午,这时的电台一般都休息,十分无聊,因而拾起棉花也觉得格外地无聊乏味,索性干坐在排水沟中间,不停地调转频道。

我特别喜欢星期日,因为从早晨开始,就有广播剧可以收听,在整片白色的世界中,从我书包中发出的声音

向天空弥漫。我爱好文学的习惯,便是从这棉花田里的声音开始的。在缺乏文化气息的农场,我记忆中最深的就是收听广播剧《人生》,共八集,我收听了两遍,每一集第一天上午播放,第二天下午又重播。那《人生》广播剧感动了我,我心血来潮,充满万分感激但毫无文学色彩地写下12页稿纸,投寄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组。

开学了,一位同学对我说,从广播里听到我写的广播剧评的片段,我的名字和地址,广播里还说我是最年轻的投稿者,那是我的第一次……夜晚,我把收音机摸了又摸,对父亲宣称,从今以后在晚上九点钟后不在被窝里收听了。

从遥远而亲切的棉花田的声音里,我第一次知道了大作家路遥,他的《人生》深深地影响了我,我慢慢地懂得人生,懂得生活。感谢恬静幽远的棉花田里的心灵之声,这声音使我对英年早逝的路遥更怀有一片虔诚的敬意。棉花田里弥漫的声音,给我枯寂艰涩的童年生活,抹上了文学艺术的亮色。

